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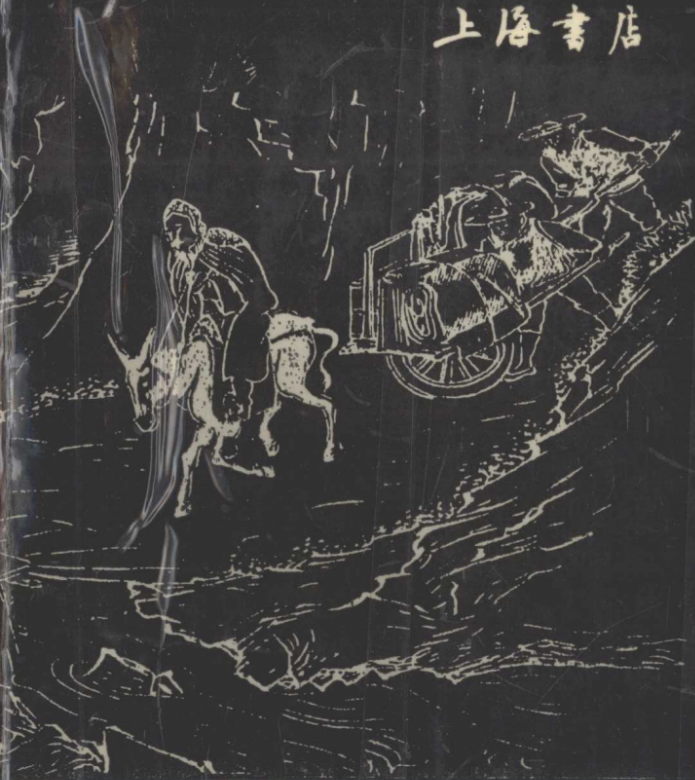


小说名著
中国近代

清
●
刘
鹗
著

老残游记

上海書店



中国近代
小说名著

老残游记



清刘 鹗著

老残游记

上海书店



责任编辑 尚 书
封面设计 桑吉芳 鲁继德

中国近代小说名著
老 残 游 记

刘 鄂 著

本社 编

上海书店出版

福州路 401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宜兴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1993年 9 月第一版

1993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75 字数: 190千字

印数: 001—5000

ISBN 7-80569-675-6/I·177

定价: 6.50元

沪新登字119号

著 者 简 介

刘鹗(1857—1909),字铁云,别署洪都百炼生,江苏丹徒人。性放旷,学识广博,精研数学、水利学、医学及金石书画。曾行医经商,致力振兴民族工商业。光绪十四年(1888)郑州黄河决口,投效河南巡抚吴大澂,有功。后由山东巡抚张曜处以同知任黄河下游提调官,测绘河道。光绪十九年(1893),得以知府任用。曾上书清廷借外款筑路开矿。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以贱价向俄军买太仓储谷赈济饥民,筹款掩埋死骨。事后被诬以“私售仓粟”罪流新疆死。著有谴责小说《老残游记》及其续编和外编,《铁云诗存》4卷等。他又是我国最早收藏甲骨文者之一,另有《铁云藏龟》6册问世。

《老残游记》版本甚多。此次校点整理,《老残游记》初集(20回),1~9回以《绣像小说》(1903)连载本为底本,10~20回以《天津日日新闻》(1906?)本为底本。为使读者了解和研究《绣像小说》本和《天津日日新闻》本之差异,特将《绣像小说》本所刊目录及第10、11回全文附录于后,《绣像小说》本原无“自叙”,现据《天津日日新闻》予以补录。

《老残游记二集》(9回),据《天津日日新闻》(1907)本。《老

残游记外编》(残稿),据手稿校点整理。

凡原书中“卷×”或“卷之×”者,统一改为“第×回”。

《老残游记》最初发表时作者署“洪都百炼生”。

——编者

自叙

婴儿堕地，其泣也呱呱；及其老死，家人环绕，其哭也号咷。然则哭泣也者，固人之所以成始成终也。其间人品之高下，以其哭泣之多寡为衡。盖哭泣者，灵性之现象也，有一分灵性，即有一分哭泣，而际遇之顺逆不与焉。

马与牛，终岁勤苦，食不过刍秣，与鞭策相终始，可谓辛苦矣，然不知哭泣，灵性缺也。猿猴之为物，跳掷于深林，厌饱乎梨栗，至逸乐也，而善啼；啼者，猿猴之哭泣也。故博物家云：猿猴，动物中性最近人者。以其有灵性也。古诗云：“巴东三峡巫峡长，猿啼三声断人肠。”其感情为何如矣！

灵性生感情，感情生哭泣。哭泣计有两类：一为有力类，一为无力类。痴儿呆女，失果即则啼，遗簪亦泣，此为无力类之哭泣。城崩杞妇之哭泣，竹染湘妃之泪，此有力类之哭泣也。有力类之哭泣又分两种：以哭泣为哭泣者，其力尚弱；不以哭泣为哭泣者，其力甚劲，其行乃弥远也。

《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王之言曰：“别恨离愁，满肺腑难陶泄。除纸笔代喉舌，我

千种想思向谁说？”曹之言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意？”名其茶曰“千芳一窟”，名其酒曰“万艳同杯”者；千芳一哭，万艳同悲也。

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鸿都百炼生所以有《老残游记》之作也。

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吾知海内千芳，人间万艳，必有与吾同哭同悲者焉！

目 录

自 叙	(1)
第一回 土不制水历年成患 风能鼓浪到处可危	(1)
第二回 历山山下古帝遗踪 明湖湖边美人绝调	(8)
第三回 金线东来寻黑虎 布帆西去访苍鹰	(16)
第四回 宫保求贤爱才若渴 太尊治盗疾恶如仇	(23)
第五回 烈妇有心殉节 乡人无意逢殃	(31)
第六回 万家流血顶染猩红 一席谈心辩生狐白	(39)
第七回 借箸代筹一县策 纳楹闲访百城书	(47)
第八回 桃花山月下遇虎	

	柏树峪雪中访贤·····	(56)
第 九 回	一客吟诗负手面壁 三人品茗促膝谈心·····	(64)
第 十 回	骊龙双珠光照琴瑟 犀牛一角声叶箜篌·····	(72)
第十一回	疫鼠传殃成害马 癩犬流灾化毒龙·····	(79)
第十二回	寒风冻塞黄河水 暖气催成白雪辞·····	(87)
第十三回	娓娓青灯女儿酸语 滔滔黄水观察嘉谟·····	(97)
第十四回	大县若蛙半浮水面 小船如蚁分送馒头·····	(105)
第十五回	烈焰有声惊二翠 严刑无度逼孤孀·····	(113)
第十六回	六千金买得凌迟罪 一封书驱走丧门星·····	(121)
第十七回	铁炮一声公堂解索 瑶琴三叠旅舍衔环·····	(129)
第十八回	白太守谈笑释奇冤 铁先生风霜访大案·····	(139)
第十九回	齐东村重摇铁串铃 济南府巧设金钱套·····	(147)

**第二十回 浪子金银伐性斧
道人冰雪返魂香..... (156)**

《老残游记》续集(九回)..... (165)

《老残游记》外编(残稿)..... (243)

附:

《老残游记》目录(《绣像小说》本)..... (252)

《老残游记》第10、11回(《绣像小说》本)..... (254)

第一回 土不制水历年成患 风能鼓浪到处可危

话说山东登州府，东门外有一座大山，名叫蓬莱山。山上有个阁子，名叫蓬莱阁。这阁造得画栋飞云，珠帘卷雨，十分壮丽。西面看城中人户，烟雨万家；东面看海上波涛，峥嵘千里。所以城中人士，往往于下午，携尊挈酒，在阁中住宿，准备次日天未明时，看海中出日，习以为常。这且不表。

却说那年有个游客，名叫老残。此人原姓铁，单名一个英字，号补残。因慕懒残和尚煨芋的故事，遂取这“残”字做号。大家因他为人颇不讨厌，契重他的意思，都叫他“老残”。不知不觉，这“老残”二字，便成了个别号了。他年纪不过三十多岁，原是江南人氏。当年也曾读过几句诗书，因八股文章做得不通，所以学也未曾进得一个。教书没人要他，学生意又嫌岁数大，不中用了。其先他的父亲原也是个三四品的官，因性情迂拙，不会要钱，所以做了二十年实缺，回家仍是卖了袍褂做的盘川。你想可有馀资给他儿子应用呢？

这老残既无祖业可守，又无行当可做，自然“饥寒”二字渐渐的相逼来了。正在无可如何，可巧天不绝人，来了一个摇串铃的道士，说是曾受异人传授，能治百病，街上人找他治病，百治百效。所以这老残就拜他为师，学了几个口诀，从此也就摇个串铃，

替人治病糊口去了，奔走江湖近二十年。

这年刚刚走到山东古千乘地方。有个大户，姓黄名叫瑞和，害了一个奇病：浑身溃烂，每年总要溃几个窟窿，今年治好这个，明年别处又溃几个窟窿，经历多年，没有人能治得。这病每发都在夏天，一过秋分就不要紧了。那年春天，刚刚老残走到此地，黄大户家管事的问他可有法子治这个病。他说：“法子尽有，只是你们未必依我去做。今年权且略施小技，试试我的手段。若要此病永远不发也没有什么难处。”于是黄大户家遂留老残住下替他治病。却说真也奇怪，这年虽然小有溃烂，却是一个窟窿也没有出过。为此，黄大户家甚为喜欢。

看看秋分已过，病势今年是不要紧的了。大家因为黄大户不出窟窿是十多年来没有的事，异常快活，就叫了个戏班子唱了三天谢神的戏，又在西花厅上搭了一座菊花假山，今日开筵，明朝设席，闹的十分畅快。

这日，老残吃过午饭，因多喝了两杯酒，觉得身子有些困倦，就跑到自己房里一张睡榻上躺下，歇息歇息。才闭了眼睛，看外边就走进两个人来：一个叫文章伯，一个叫德慧生，这两人本是老残的至友，一齐说道：“这们长天大日的，老残你蹲家里做甚？”老残连忙起身让坐，说：“我因为这两天困于酒食，觉得怪腻的慌。”二人道：“我们现在要往登州府去，访蓬莱阁的胜景，因此特来约你。车子已替你雇了。你赶紧收拾行李，就此动身罢。”老残行李本不甚多，不过古书数卷，仪器几件，收检也极容易，顷刻之间便上了车。无非风餐露宿，不久便到了登州，就在蓬莱阁下觅了两间客房，大家住下，也就玩赏玩赏海市的虚情，蜃楼的幻相。

次日，老残向文、德二公说道：“人人都说日出好看，我们今

夜何妨不睡，看一看日出何如？”二人说道：“老兄有此清兴，弟等一定奉陪。”秋天虽是昼夜停匀时候，究竟日出日入，有蒙气传光，还觉得夜是短的。三人开了两瓶酒，取出携来的肴馔一面吃酒一面谈心，不知不觉，那东方已渐渐发了白了。其实离日出尚远，这就是蒙气传光的道理。三人又略谈片刻，德慧生道：“此刻也差不多是时候了，我们何妨先到阁子上头去等呢！”文章伯说：“耳边风声甚急，上头窗子太敞，恐怕寒冷，比不得这屋子里暖和，须多穿两件衣服上去。”各人照样办了，又都带了千里镜，携了毯子，由后面扶梯曲折上去。到了阁子中间，靠窗一张桌子旁边坐下。朝东观看，只见海中白浪如山，一望无际，东北青烟数点，最近的是长山岛，再远便是大竹、大黑等岛了。那阁子旁边，风声呼呼价响，仿佛阁子都要摇动似的。天上云气一片一片价叠起，只见北边有一片大云飞到中间，将原有的云压将下去，并将东边的一片云挤的越过越紧，越紧越不能相让，情状甚为诡谲。过了些时也就混成一片了。慧生道：“残兄，看此光景，今儿日出是看不着的了。”老残道：“天风海水，能移我情，即是看着日出，此行亦不为辜负。”

章伯正在用远镜凝视，说道：“你们看！东边有一丝黑影随波出没，定是一只轮船由此经过。”于是大家皆拿出远镜对着观看。看了一刻，说道：“是的，是的。你看，有极细一丝黑线，在那天水交界的地方，那不就是船身吗？”大家看了一回，那轮船也就过去，看不见了。慧生还拿远镜左右观视。正在凝神，忽然大叫：“噯呀！噯呀！你瞧那边一只帆船在那洪波巨浪之中，好不危险！”两人道：“在什么地方？”慧生道：“你望正东北瞧，那一片雪白浪花，不是长山岛吗？在长山岛的这边，渐渐来得近了。”两人用远镜一看，都道：“噯呀！噯呀！实在危险得极！幸而是向

这边来，不过二三十里就可泊岸了。”

相隔不过一点钟之久，那船来得业已甚近。三人用远镜凝神细看，原来船身長有二十三、四丈，原是只很大的船。船主坐在舵楼之上，楼下四人专管转舵的事。前后六枝桅杆，挂着六扇旧帆，又有两枝新桅，挂着一扇簇新的帆，一扇半新不旧的帆，算来这船便有八枝桅了。船身吃载很重，想那舱里一定装的各项货物。船面上坐的人口，男男女女，不计其数，却无篷窗等件遮盖风日，同那天津到北京火车的三等客位一样。面上有北风吹着，身上有浪花溅着，又湿又寒，又饥又怕。看这船上的人都有民不聊生的气象了。那八扇帆下，各有两人专管绳脚的事。船头及船帮上又有许多的人，仿佛水手的打扮。

这船虽有二十三、四丈长，却是破坏的地方不少：东边有一块，约有三丈长短，已经破坏，浪花直灌进去。那旁，仍在东边，又有一块，约长一丈，水波亦渐渐浸入。其余的地方无一处没有伤痕。那八个管帆的却是认真的在那里管，只是各人管各人的帆，仿佛在八只船上似的，彼此不相关照。那水手只管在那坐船的男男女女队里乱窜，不知所做什么事。用远镜仔细看去，方知道他在那里搜他们男男女女所带的干粮，并剥那些人身上穿的衣服。章伯看得亲切，不禁狂叫道：“这些该死的奴才！你看这船，眼睁睁就要沉覆，他们不知想法敷衍着早点泊岸，反在那里蹂躏好人。气死我了！”慧生道：“章哥，不用着急。此船目下相距不过七八里路，等他泊岸的时候，我们上去劝劝他们便是。”正在说话之间，忽见那船上杀了几个人抛下海去，换过舵来，又向东边去了。

章伯气的两脚直跳，骂道：“好好的一船人，无穷性命，无缘无故断送在这几个驾驶的人手里，岂不冤枉！好在我们山脚下有

的是渔船，何不驾一只去，将那几个驾驶的人打死，换上几个，岂不救了一船人的性命？何等功德！何等痛快！”慧生道：“这个办法虽然痛快，究竟未免卤莽，恐有未妥。请教残哥以为何如？”老残笑向章伯道：“章哥此计甚妙，只是不知你带几营人去？”章伯愤道：“残哥怎么也这们糊涂！此时人家正在性命交关，不过一时救急，自然是我们三个人去。那里有几营人来给你带去！”老残道：“既然如此，他们船上驾驶的不下头二百人，我们三个人要去杀他，恐怕只会送死，不会成事罢。高明以为何如？”章伯一想，理路却也不错，便道：“依你该怎么样？难道白白地看他们死吗？”老残道：“依我看来，驾驶的人并未曾错，只因两个缘故，所以把这船就弄的狼狈不堪了。怎么两个缘故呢？一则他们是走‘太平洋’的，只会过太平日子，若遇风平浪静的时候，他驾驶的情状亦有操纵自如之妙，不意今日遇见这大的风浪，所以都毛了手脚。二则他们未曾预备方针。平常晴天的时候，上有日月星辰可看，所以南北东西尚还不大很错，这就叫做‘靠天吃饭’。那知遇了这阴天，日月星辰都被云气遮了，所以他们就没了依傍。心里不是不想望好处去做，只是不知东南西北，所以越走越错。为今之计，依章兄的法子，驾只渔船，追将上去，他的船重，我们的船轻，一定追得上的。到了之后，送他一个罗盘，他有了方向，便会走了。再将这有风浪与无风浪时驾驶不同之处告知船主，他们依了我们的话，岂不立刻就登彼岸了吗？”慧生道：“老残所说的极是，我们就赶紧照样办去。不然这一船人实在可危的极。”

说着，三人就下了阁子，吩咐从人看守行李物件。那三人却俱是空身，带了一个外国向盘，一个纪限仪并几件行船要用的物件下了山。山脚下有个船坞，都是渔船停泊之处。选了一只轻快渔船，挂起帆来，一直追向前去。幸喜本日刮的是北风，所以

向东向西都是旁风，使帆很便当的。

一霎时，离大船已经不远了，三人仍拿望远镜不住细看。又至离大船十馀丈时，连船上人说话都听得见了。谁知道除那管船的人搜括众人外，又有一种人在那里高谈阔论的演说。只听他说道：“你们各人均是出了船钱坐船的，况且这船也就是你们祖遗的公司产业，现在已被这几个驾驶人弄的破坏不堪，你们全家老幼性命都在船上，难道都在这里等死不成？就不想个法儿挽回挽回吗？真真该死奴才！该死奴才！”众人被他骂的直口无言。内中便有数人出来说道：“你这先生所说的都是我们肺腑中欲说说不出的话，今日被先生唤醒，我们实在惭愧，感激的很！只是请教有甚么法子呢？”那人便道：“你们知道现在是非钱不行的世界了，你们大家敛几个钱来，我们舍出自己的精神，拚着几个人流血，替你们挣个万世安稳自由的基业，你们看好不好呢？”众人一齐拍掌称快。

章伯远远听见，对二人说道：“不想那船上竟有这等的英雄豪杰！早知如此，我们可以不必来了。”慧生道：“姑且将我们的帆落几叶下来，不必追上那船，看他是如何的举动。倘真有点道理，我们便可回去了。”老残道：“慧哥所说甚是。依愚见看来，这等人恐怕不是办事的人。”

当时三人便将帆叶落小，缓缓的尾随大船之后。只见那船上人敛了许多钱，交给演说的人，看他如何动手。谁知那演说的人敛了许多钱去，找了一块众人伤害不着的地方，立住了脚便高声叫道：“你们这些没血性的人，凉血种类的畜生，还不赶紧去打那个拿舵的吗？”又叫道：“你们还不把去把这些管船的一个一个杀了吗？”那知就有那不懂事的少年，依着他去打掌舵的，也有去骂船主的，俱被那旁边人杀的杀了，抛弃下海的抛下海了。那个